

明文禁种转基因作物有些误导公众

12月16日，黑龙江省通过了《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》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规定是：“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、水稻、大豆等粮食作物，禁止非法生产、经营和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，禁止非法生产、加工、销售、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”。此条规定很快引起争议。

有人对此辩护称，中国政府目前是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、水稻和大豆的，而黑龙江省存在一定的偷种转基因作物现象，《条例》是把政策重申一遍，有利于树立黑龙江省农业的形象。不过，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涉及严格的立法权限问题。目前，对于农业转基因的安全评价、种植品种、种子经营等有《农业转

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进行规定，也就是说，农业转基因事务的立法权限在国务院一级，黑龙江省的《条例》中涉及转基因的规定不仅多余，而且是越权。

今年8月印发的《“十三五”国家科技创新规划》中，也明确提出“推进新型抗虫棉、抗虫玉米、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农产品产业化”。可以想象，未来几年，如果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玉米、大豆的产业化，黑龙江省的《条例》将明显处于违法境地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不仅地方上的食品安全条例无权谈及转基因食品，国家层面的《食品安全法》也没必要规定转基因食品。国内食品安全的权威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曾明确指出：“转基

因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”，因为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中对食品安全的定义，“指食品无毒、无害，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，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、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。”而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无毒无害，也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，因此它不属于“食品安全”应探讨的范畴。将转基因列入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，将会误导公众认知。

黑龙江省的《条例》规定禁种转基因作物，不仅是法律常识出了问题，更反映了相关立法者科学素养的不足。黑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姚大为对该条规定解释称，“当这种技术还不能准确回答安全不安全时，谨慎推广应该是明智的选择。”而事实上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、美国FDA、美国科学院、中国



农业部等机构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都有明确声明，即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，不存在“不确定”的问题。

应该看到，地方政府打着“顺应民意”的旗号，却做了误导公众的事，对于全社会的法治、科学意识的培育都很不利，亟须更高层面的关注。

《京华时报》2016.12.21 文/洪广玉

科研队伍确实应该挤一挤“泡沫”了

近日，一则名为《科研人员录用需要改变注水制》的评论令人深思。论者提出，科研不能搞人海战术，“海量的科研人员和论文，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科研投入有足够的产出”。和许多产业、行业一样，科研队伍早该挤一挤泡沫了。

科研队伍挤泡沫应从源头抓起。目前，具有博士学位已成为进入科研队伍的“硬杠杠”。博士不但是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处于科研队伍入口处，承担了蓄水池、后备军的功能。博士教育在我国起步很晚，1978年，我国才有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，1982年，才有几个人获得博士学位。但是，2001年，在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下，博士也开始扩招，2006年，美国培养出了5.1万名博士，中国大陆则是4.9万名。两年后，我国每年

毕业的博士数量就超过了美国。2011年，我国新增博士点数量已超过1000个。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进入了科研队伍，但是这一切毫无疑问扩大了这支队伍的蓄水池。

可惜的是，乌央乌央的博士报考者中，只为镀金者有之，为躲避就业压力锋芒者也有之，量的飞跃并没有带来质的提升，反而把蓄水池的水搅混了。近年来经常见诸报道的学位论文造假、注水的情况都表明了这一点。我们今天要挤泡沫，应把科研队伍的篱笆扎得更紧一些，把那些没有科研潜力的人挡在门外。前段时间，国务院学位办对学位点作了瘦身，就具有挤泡沫的意义，此举应进一步推进。

同时，应把学历与职级、薪水、待遇之间的强联系变为弱联系。也就是说，科研单位也好，行政单位也罢，固

然可把学位作为录用的进场券，但迈进门槛之后，不论什么学位的人，都应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对科研人员的考评，看出身但更应重表现，简单根据学历定级定薪的制度应尽快调整，职级的晋升、薪水的增长更应与科研成果以及工作绩效紧密挂钩。

另一方面，还应积极借鉴海外许多著名的科研机构铁面无私的淘汰机制，推动科研人员的合理竞争，改善科研人员的评价机制。尽快消除为了获得经费等资源，陷身于人脉经营、文山会海、项目运作，沦为填表格、贴单据的怪诞现象，让科研人员真正从科研绩效获得存在感。这样，才能将那些把科研岗位当作避风港的虚情假意者请走，科研队伍的水平也才能得到整体提升。

《科技日报》2016.12.23 文/眉间尺

体检入医保 制度设计当审慎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观念的觉醒，近年来人们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。日前，有专家呼吁将体检纳入医保，引发各界热议，支持者占到大多数。

这个初衷非常好。理论上讲，健康体检有利于及时发现疾病隐患，以最小的成本保障全生命周期健康。国外有研究表明，在预防上投入1元钱，能节省医疗花费8元钱。

然而，从医保本身的定位看，其主要作用是保基本，即补偿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基本药物的支出，保障每一位居民有医可用、有药可吃。而体检针对的是健康人群，目前尚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。从保障水平看，我国基本医保体

系由城镇职工医保、城镇居民医保、新农合、医疗救助等制度构成，其特点是广覆盖、低水平。想进一步提升保障水平，就必须考虑承受能力。

近几年来，新农合、城镇居民医保由于筹资水平不高，加上大病保险、重特大疾病救助、门诊大病统筹等险种与项目纷纷纳入报销范围，看病费用不断上涨，基金支付压力持续加大。体检直接纳入新农合、居民医保，未必是审慎且合适的选择。

从当前情况看，可以从个人账户结余想办法。人社部2015年统计公报显示，城镇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结余6000多亿元，个人账户积累4429亿元。由于3种基本医保饥饱不均，可能会造成一个

家庭内参加居民医保、新农合的成员钱不够用，而参加职工医保的成员钱花不出去的怪现象。因此，不妨将个人账户改造成家庭健康账户，专门用于补偿家庭成员购买健康体检、疫苗、健身等的支出，全家共济使用，量入为出。如此既不违背基本医保的定位，又能盘活巨额个人账户结余资金。

健康管理不仅要解决好谁来埋单的问题，更要处理好谁来监管的问题。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，建立保险机制来对健康体检服务进行准入、运行、退出的全程监管，防止“花了钱买不来健康”。

设立家庭健康账户，购买健康服务，符合健康新理念，也是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。在此基础上，逐步转向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管理，才能更好地建设健康中国。

《人民日报》2016.12.23文/李红梅

在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，抑制房地产泡沫被列为“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”之一，再次被提及。

房地产首要的应是民生政策

此次会议提出：“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，是实现住有所居的重大民生工程。”需要提及的是，在去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，提到房地产，主题是“去库存”，而现在则将房地产视为“重大民生工程”。笔者认为，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不在“抑制房地产泡沫”，而在于让房地产告别经济政策，回归民生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属性，这无疑是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巨大变化。

长期以来，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，在稳增长和地方政府创收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，以至于形成了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。同时，土地出让金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。

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，一方面导致房地产行业的种种乱象，同时，随着房价的上涨，房子也逐渐脱离了居住的基本功能，成为资产配置的主要工具。

只有房子不再成为稳增长的工具和地方政府创收的手段，房地产市场才有可能真正健康，房子才有可能回归居住的本质。

当然，要抑制房地产泡沫，让房子真正成为“住的”而不是“炒的”的关键，在于中国房地产制度的重构和长效机制的建立。这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围绕住房的居住属性，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，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，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，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，分类调控，地方为主，金融、财税、土地、市场监管等多策并举，形成长远的制度安排，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。

笔者认为，中国房地产制度建设和长效机制的框架基本建立。未来将以居住功能为出发点，以市场和政府各自的定位为基准，在土地制度、住房信贷制度、税收制度、住房保障制度以及交易制度等方面构建起合理的、能够满足老百姓基本居住需求的制度体系，房地产将告别“增长工具”，而成为真正的民生产业。

未来长效机制的出发点是民生，是居住功能，对市场和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定位和边界应给予明确界定——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，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。

房地产首要的是民生政策，人应该有房子住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，可惜在过去10多年，房子成了创收和稳增长的工具。回归到“民生”，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纠偏。《新京报》2016.12.23 文/马光远

从流行语野蛮生长看捍卫语言的必要性

近日，在北京举办的“汉语盘点2016”会议上，作家王蒙谈到对网络流行语的看法。他说特别反感“小鲜肉”“颜值”这类说法。此语一出，立即引起热议。

很多人觉得王蒙先生有些食古不化，未必如此。具体还是要看语境，比如他提到“给力”“洪荒之力”有幽默感，就说明他对流行语并非一概拒斥。在谈到“小鲜肉”时，他的原话是：“哪怕直接说出人性的欲望，也比这个词好听。”显然，他认为这与真诚有关。无论是扬是抑，王蒙关注的更多是字词背后的幽默感、真诚度。

网友喜欢戏谑、解构，把网络语言当成了一种互动礼仪。在这里，运用语

言的目的是为了社交，什么语言并不重要，哪个流行就用哪个。但在王蒙这里，语言的鲜活与文雅成为关注目的，因此仅仅说话还不够，还要涉及到用什么语言表达。从这里衍生出去，捍卫语言的纯洁性，和掌握语言的流行性，可能会存在具体词句方面的冲突，但本质上并非一定要彼此对立，你死我活。

总有人迷信流行语的力量，觉得它们终将取代过去；但也正是流行语的野蛮生长，使我们看到捍卫语言的必要性。有人捍卫语言，也有人在创新语言，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，语言完成了自己的进化，而各方都达成了运用它的共识。

当代社会正处于快速变化中，这种更新速度太快，以至于很有可能打破平

衡——创新的水流太快，而捍卫的阻力太小。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：我们的后代，很有可能患上语言贫乏症。

正是这种质疑和反思，以及王蒙对于“小鲜肉”的不满，一起构成语言更新中的旧秩序。它们亟待和流行语碰撞、激荡、融合。在这里，是俗是雅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做好自己，没必要为了反对而反对。说到这里，不如看看王蒙在《守住中国人的底线》中的一段话：“与其哀哀地酸酸地悲叹或咒骂旁人的庸俗，不如自己多读书、多学习，提高自己的品位，扩大自己的眼界，同时理直气壮地在正常情势下过正常的生活。”

《南方日报》2016.12.22 文/扶青